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  
第四十二回 立壽官百經營不負遺孤 死韓公一紙書能留娘子

卻說少青兵至黃石，見室廬墟燼，民物凋散，不禁放聲大哭。可當、松齡、韓杰叩見，備言余余之功，少青感激。回竹山與連錢、龍飛、銀銀相見，又哭了一回。公挪帶著趙聯、趙速叩見連錢，及龍飛、銀銀。連錢慰藉良殷，設筵相款。又數日，嬌鸞始歸。先向連錢謝了罪，然後備言青草鄉決獄之事。少青曰：「只因韓莊公之妹吉姐年漸長成，韓公廣選媵婢故鬧出這事來，何不早些為壽官成了婚，完此一件大事。」連錢曰：「吉姐與壽官同庚，今才十四歲，男女婚姻須有時候，不宜太早。」少青曰：「這事當請命雲太夫人。」遂與連錢率諸娘子同至太夫人府中一一謁見了太夫人。太夫人又教壽官拜了少青。先說些黃石遭劫的話，各人灑了一回淚。少青曰：「愚婿受丈人托孤之重，代守黃石，日益強盛以為不負所托。乃百密一疏，遂為紹人所襲。胎岳母驚。幸龍飛力保竹山，余余智復黃石，得有今日。愚婿欲趁此時，與壽官完婚，即立為黃石莊公，以續父業。愚婿紫霞洞基業粗完，去志已決，不知岳母之意如何。」太夫人曰：「壽兒年尚幼，恐不能當莊公重任。願賢婿更輔翼數年，行止一由賢婿。至於完婚之舉，雖未及時，但老身年來多病，思欲早見成立。」連錢接著曰：「我父親只有這一點骨血，今年未及歲，恐剖卵出雞，必傷元氣。不如再待兩三年，使壽官筋骨堅固，學問充裕，再議未遲。」原來壽官天資昏暗，庸懦無為，先時在養晦園，受業龍飛，數載不能通一經。雲太夫人取回自教歐荻柳丸，終成畫餅。連錢憂之，知少青紫霞之業垂成，不能久羈，黃石況諸娘子出嫁從夫，誰肯留竹山以輔庸主。今聞少青欲與壽官成婚，故此萬般阻擋。少青只得居黃石，為民修葺廬舍，弔問疾苦。

一日，聞韓太莊公陵至。少青大喜，留款盡禮。韓陵弔慰了一回。少青曰：「當年不聽公言，果為香得功所敗。」韓陵曰：「紹潛光以長厚博虛名，故屢動干戈，而下無嗟怨。況得功、占鼇，又紹莊之名莊勇，肯屈膝他人乎。故知其必有今日也。幸二人各在一莊，為禍未烈耳。」少青曰：「貴莊之丁占鼇，近作如何動止？」韓陵曰：「已借他事殺之矣，留之終遺後害。」少青又言及壽官完婚之事，欲留韓陵輔壽官以主黃石。韓陵曰：「老夫耄矣，朝不保夕，何能輔人。然亦欲及生見吉姐於歸，何不留嬌鸞娘子教輔壽官，以成兩美乎。」少青曰：「舟行隨舵，女行從夫。某既駐馬紫霞，諸娘子誰肯留此。」韓陵曰：「某看嬌鸞娘子好自大，待某貽書中其隱痛，必肯留。但不知公能暫割枕席之愛否耳。」少青朦朧的應著。韓陵留黃石旬餘，議定明年正月為壽官吉姐完婚。正欲打發公挪回莊，忽報余余娘子至。少青迎入府中與公挪廝見時，嬌鸞、龍飛、銀銀、炭團、小端，俱在竹山，惟公挪暫駐黃石。公挪常聞無知稱道余余子有王佐才，余余亦久慕公挪，雄名震笏山，故兩人相得其歡。

又數日，少青終恐潛光窺伺西北，促公挪率兵回無力去了。余余暫留黃石，修復險固。韶光易過，不一日，餞亥迎寅，又是酒慶屠蘇，燈然火樹時了。兩莊嫁娶，花來柳往，珠翠塞途。韓陵歎曰：「某初生時，笏山嫁娶惟莊公鄉長得用鼓吹八人，紅布執色四事。今則鏤藻雕文，每薦用帝王禮樂，而以奢華相尚。輒嫌前人鄙野，而不知前之人以強馭弱，以小事大，數百年鑿井耕田相安無事。而今之文采玉帛，實與干戈相尋。肝腦恒塗地，家室無寧居，而金粉日相侈。屈指我生，吁可歎矣。予童時先莊公嫁女，可莊耗銀百兩而以為奢，今吉姐妝奩大都累萬，而孫兒孫媳猶以為未浹於心。吁，可歎哉！」

吉姐嫁後才越月，韓陵以無疾終。是時，顏少青率玉壽官夫婦及莊勇韓杰、紹崇文夫婦及女兒龍飛，同往韓莊赴喪。其餘附近鄉長，如阪泥、沙頭、緣木、卷阿等鄉，無不來會。忽報紹潛光，屯重兵十字關外，聲言赴喪而實窺伺虛實。韓騰大驚，與少青相議。一面添兵守關，一面令趙公挪屯兵上埭以牽掣之；更擇能言之士，卑禮厚賂以辭之，乃使韓仁往。少青私謂韓騰曰：「某看韓仁兄弟，皆有外心不可用也。莊中可與共事者，惟鬥良山、奇亮功二人耳。」韓騰曰：「知臣莫若君，某與仁等相處有年，見其恹無華，一可用也。先公後私，二可用也。善體民隱，能使莊人咸稱四良，三可用也。彼鬥奇二莊勇，外雖激昂，內或不足，沉屬異姓，何可同日語哉。」少青曰：「疏不間親，言之何補。」遂歎息而退。謂崇文及吉姐曰：「亡韓莊者必四韓也。」乃回黃石。

韓仁自說退紹軍之後，自以為畢世之功。常語韓騰曰：「今紹公並兩莊之眾，宅中而圖，諸謀士莊勇皆功名之士，將立紹公為眉山王矣。我韓莊雖與黃石唇齒相依，觀去歲黃石遭亂，我不能救黃石，則我莊有事，黃石之不能救我，可知也。為公計者，乘其欲王未王之際，修一表勸進，是為上策。夫潛光勸之亦王，不勸亦王，不如使其意出自鄰莊，而不在臣下，則潛光必德公。德公則韓民可保，而韓祚可長，惟公圖之。」韓騰以其語語杏英，杏英色然曰：「紹潛光，吾世仇也，奈何降之。韓仁之語，為己計則得，為公計則非。就令納土稱臣，幸則與莊勇等；不幸，則全家身首異處。必然之理也。況先莊公為顏公所立，今甫捐館，背之不孝。且公竟忘子孫世世事顏公如臣之事君之言乎，妾以為先斬韓仁之首，以絕浮議。俟其僭王之日，與顏公糾諸鄉之兵以討之，是為師出有名。安知十字關故轍不復見於今日乎。」韓騰不能決。